**梅圆圆：站在史前城址触摸历史真实**

**大雨没有让天气变得哪怕有一丝清凉，随之出现的夏日骄阳反而把工棚变成了“蒸笼”，尽管考古工作队已经把“上工”的时间变成了清晨5点半和下午3点，但依然无法逃脱酷暑的“掌控”。频繁搞“突然袭击”的强对流天气更是打乱了梅圆圆的工作节奏……**

**重启临淄桐林（田旺）遗址发掘工作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梅圆圆每天穿过玉米地和樱桃林，走进这片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发现的龙山遗址。半个多世纪以来，桐林遗址在每个时期的发掘对山东考古而言均意义非凡。今天，接力棒传递到第三代桐林考古队手上，梅圆圆希望能够在前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去探寻并还原海岱文明最多的真实模样。**

**时隔20年重启的遗址发掘**

**“早在1965年，就在这里采集到非常高等级的黑陶陶片，当时老师们就意识到，这里是一处非常重要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桐林（田旺）遗址的两座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标识碑，就立在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田旺村和桐林村之间的农田间。**

**“1982年，当时的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这里进行了一次试掘，清理一处大型灰坑，出土了成列式组合的大量陶器，目前省内体量最大的‘甗王’就出土于此。”对于1989年出生的梅圆圆来说，那段历史有些久远。“20世纪90年代，已故的张学海先生带领团队在这里进行了一次相对简单的勘探，发现这里存在龙山文化城址。到2000年左右，北京大学与山东联合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最终确定这里有面积分别为约15万平方米和30万平方米的大小两圈城址。以此为核心，还围绕分布有八片聚落，整个桐林遗址的面积达到了230万平方米。并且在城址的核心区域发现了高等级建筑区的线索。”**

**2022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决定重启桐林遗址的发掘工作。从那时起，梅圆圆就来到凤凰镇，勘探、发掘、分析、写工作日志……日复一日，这些田野工作梅圆圆再熟悉不过，她希望能够发掘出“能够阐释遗址价值，甚至整个龙山时期城址价值的信息，为整个海岱地区文明进程的探索，提供更多补充材料”。**

**被“大牛”震撼的年轻人**

**从1965年开始，桐林遗址的考古工作中，一直就有北京大学的身影。如今考古领域的聚落考古系统理论方法，就是在桐林遗址得到有效探索和实践，并形成了完整的技术规范和工作规程。**

**与重启桐林遗址发掘同步，北京大学山东临淄田野考古实习基地在2022年落成。对于梅圆圆和她的团队来说，实习基地的落成，不仅为她们提供了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更使她们有了与北京大学这样的国内一流考古研究机构共同工作和交流的平台。**

**“北京大学新石器组的老师们给我们带来的是理念上的冲击和震撼。”在梅圆圆看来，这种震撼来自两方面，第一种朴素的震撼，来自他们自始至终扎根考古工地，与学生们一起刮面、做边、画壁。“这些‘大牛’在田野中依然这样踏实，我们年轻人还浮躁什么呢！”另一种震撼来自北大团队对聚落考古田野理念的实践运用和新时期多学科视角下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思路。她直言在以往的田野工作中常沉陷于某个遗迹本身，对遗址的整体把控却往往力不从心。跟从老师学习的过程中，她真正意识到如何从堆积过程中去尽可能复原当时的人类行为，如何将各种遗迹现象联系起来去理解一处聚落的演变历程。此外，“多学科与田野考古如何更好地结合，是我们一直探索的，北大的几位老师让我们看到了最好的实践。”**

**对于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而言，实习基地建设的另一重意义是借助桐林遗址丰富的遗迹为山东培养更多优秀后备人才。2023年，省第八期田野考古技术培训班、省考古院勘探技术培训班先后在实习基地举办，一大批基层文物工作者和考古新人在这里得到了宝贵的学习机会。**

**“焦虑”的完美主义者**

**北京大学的“大牛”们带来宝贵经验和思路的同时，似乎还给梅圆圆带来了“焦虑”。“前辈老师们已经对很多问题有了系统的认识和思考，但他们依然在努力探寻。那些有天赋的人，还比你用功！我得怎么样？只有不停给自己‘打鸡血’。”梅圆圆笑言。**

**但在日常工作中，这个处女座的女孩似乎真的是一个让人“焦虑”的完美主义者。“在发掘现场，你感觉已经尽力了，好像该取（的样本）都取到了。但每进行一处发掘，想法就会比前面多一点，再反思之前的工作，就会有很多遗憾。”“反思”这个词经常被她挂在嘴边。**

**“每一处遗址不一样，每一个时间段也不一样。每处遗址的功能性质也不一样。每次发掘感觉都在接触一个新的领域，如果事先把预案做得好，留下的遗憾就会少一些。”在桐林，即便是最基本的土层画线，也要反复多次。队员画一遍，梅圆圆刮掉重新画，“有时候一片很小的区域，可能会反反复复很多遍，直到我们找到一种折衷的，在逻辑上看起来最合适的，也可能相对来说最接近真实的状态。”也正是这种略显“焦虑”的状态让她不断鞭策自己深入田野，触摸自己渴求的历史真实。**

**用心探寻海岱文明进程**

**历史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在梅圆圆看来，与文献等史料相比，考古资料更接近真实历史。**

**对于桐林遗址，梅圆圆有太多疑问想去解答：城址内部的空间布局是怎样的，是不是有高等级的建筑，是不是有大墓，是不是有相应的高端物质文化遗存？城址外围的聚落有怎样的联系，遗址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历程？此外，她还关注以桐林遗址为代表的龙山社会分化到了怎样的程度又是怎样体现的，在这些表征背后的龙山社会是怎样组织运转并且逐步演进的？就以厚度只有零点几毫米的精致黑陶的生产来说，当时是否已具备了专业化、标准化的生产分工，控制社会分工的上层体系是怎样设计的？精致陶器上的特殊符号又蕴含着什么信息？种种问题的解答都需要回归到考古情境中去寻找线索，桐林遗址或许就会成为解读龙山社会的一把钥匙。**

**“在鲁北地区，城子崖、丁公、桐林、边线王四座龙山城遗址，恰好位于济青高速公路一线，是当下山东最重要的经济走廊。这种态势是早在龙山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吗？这四座龙山城之间又是如何沟通，如何进行资源交换或分享的呢？”在不断的追问和探索中，梅圆圆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考古的魅力，“虽然很焦虑，但是我依然很自信，我们会越来越接近真实。”**

**如今，梅圆圆是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仅有的两名年轻女领队之一，“这要感谢孙波院长，他给我们年轻人提供很多机会，让你在田野上去摔打、去锻炼，到各种会议上去听取汇报，去很多的地方去参观、学习，去感受不同文化的面貌，感受不同的学术氛围。”**

**对于桐林考古的价值和意义，她觉得自己依然没有能力去评论，“我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环节，希望能够在这里做点事情。”未来能够像孙波院长一样，以聚落考古不断深入探寻海岱文明进程，就是她最大的心愿。**

**李罡：迈入旧石器的新时代**

**在亿万年的时间长河中，被深埋的历史会以怎样的方式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在跋山，为李罡架起时光之桥的，是一场洪水。2020年夏天，台风带来连续的大雨，临沂沂河水位陡涨。位于沂水县的跋山水库紧急泄洪，水量远超往年。洪水如猛兽出笼，肆意冲刷着沂河两岸的土地，溢洪闸下游300米处，一根在泥土中深埋了数万年的象牙，就这样被冲刷了出来。当地人拍摄的短视频在网上引起文物部门的关注，跋山遗址群考古发掘的序幕就此展开。**

**三年后，沂水跋山遗址群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一度扮演着山东旧石器考古“孤勇者”角色的李罡，与跋山遗址群一起，迎来了山东旧石器考古的转折点。**

**意外收获带来无限惊喜**

**跋山水库，作为山东省第三大水库，被誉为“沂蒙母亲湖”。跋山遗址就位于跋山水库南侧，与水库的直线距离不过三百余米。洪水冲刷出象牙化石的消息很快传递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我们迅速赶到沂水，对现场进行了勘查，确定这是一处很重要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当时，李罡并不知道这个遗址到底能发掘出什么。2021年4月，春暖花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沂水县文化和旅游局对跋山遗址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当时我们制定了两到三个月的发掘计划，想赶在汛期来临之前，把遗址清理完毕。”那时的他怎么都没想到，三个月变成了三年，而且还会延续，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出现的惊喜。**

**“它算得上是一座‘货真价实’的史前文化‘富矿’。”在今天的跋山遗址，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地层剖面，整体堆积近8米，考古队员把它们划分为14个文化层，保存下距今10万到5万年的古人类活动珍贵证据。“这里出土及采集的文化遗物4万余件，包括石器、骨器及少量竹、木质等有机物标本等。”最受关注的出土文物，自然是象牙化石及骨器。在距今10万年的文化层中，集中出土了8具古菱齿象下颌及部分骨牙角制品，其中一件古人类用古菱齿象门齿制作的象牙质铲形器被李罡称为“稀世珍宝”。在征求了国内诸多考古专家和前辈的意见之后，他确定这是一件人为制作的工具。“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时期最早、体量最大的象牙制品。其型体规整、使用痕迹明确，反映出古人类对工具原料选择多样化的意识倾向。”**

**这件象牙铲形器的具体用途到底是什么？“古人类可能用它挖掘植物的根茎，也或许是用来处理兽皮以制作衣物。”目前，李罡和伙伴们也在为彻底解决它的用途等问题开展着相关的工作。**

**实证驳斥“非洲起源说”**

**2024年3月，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成功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跋山遗址与跋山遗址群，一字之差，意义不同？**

**跋山遗址发掘工作持续进行的同时，李罡与他的团队开始在周边进行密集的田野调查，在包括沂源、沂水两县在内的区域内，陆续发现跨越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存80多处，其中尤以水泉峪遗址最具代表性。水泉峪遗址的发现也颇为意外，当地一农户在改造自家牛圈时，挖出了一件颇为精致的石器，他家的院子自此便成了考古发掘现场。“两处遗址相距只有十几公里，剖面都非常完整，一个是距今10万年到5万年，另一个是距今6.5万年到2万年。两处遗址共同组成了距今10万年到2万年的完整考古学文化序列。”李罡表示，这在整个华北地区也是比较少见的。而这一完整的序列，证实了在山东这片土地上，人类起源与发展的一惯性。**

**20世纪80年代，西方遗传学者提出了人类非洲起源说，在他们看来，距今6万年前非洲走出的古人类到达东亚，完全替代了当地土著人群。该假说认为东亚原始居民，没有能力应对距今7万年左右的末次冰期的严酷环境而灭绝。根据光释光测年得出的数据，在跋山遗址距今约7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3处呈“品”字形分布的火堆遗迹。考古人员在其中提取到一些被火烧过的动物骨骼、碳粒等。李罡分析，在同一文化层面上留下的这三处篝火遗址，即便有“巧合”之嫌，但更大可能，与处于“冰河时代”的先民，通过频繁的生火取暖，维护生存繁衍相关。更为重要的证据是李罡发现，跋山遗址群各年代古人类所用的器物打制技术一脉相承，“从距今10万到5万年，它是一个连续的、有序的状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一些发展、一些调整。这些调整我们认为是同一地区人类连续演化发展正常的发展状态”。“沂水跋山遗址群的发现和研究，初步构建起沂河上游区域距今10万到1万年的连续文化序列，直接否定了末次冰期寒冷期东亚古人类灭绝的推论。”**

**山东旧石器考古工作的转折点**

**跋山遗址群入选2023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让李罡和他的队员们兴奋不已，“对每个考古人来说，这都是最大的荣誉”。但更为重要的是，跋山遗址群出土了4万余件文物，“对山东旧石器时代考古而言，这是一次非常大的资源补充”。**

**山东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始于1965年5月，沂源县千人洞发现动物化石，后又发掘出土使用脉石英打制的石制品。次年新泰县“乌珠台人”智人牙齿化石被发现。此后又有沂源猿人头骨化石、凤凰岭遗址等引发关注的考古成果，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山东旧石器时代考古缺乏系统调查和发掘工作，经正规发掘的遗存屈指可数。跋山遗址会是山东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转折点吗？在李罡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象”往之地跋山遗址最底层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包括古菱齿象、犀牛、原始牛、普氏野马、野驴及鹿科、野猪等。古菱齿象生活在在距今20万至1万年的晚期更新世，成年古菱齿象体重可达10—14吨。其主要活动区域为华北、华东等地区。距今十万年左右，山东地区气候温润，正适合其生存。**

**2023年11月29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心在临沂市沂水县揭牌成立。“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心立足于沂河流域，以跋山遗址为基础，主要辐射到整个沂沭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表示，“下一步，随着我们沂沭河流域旧石器考古工作阶段性完成之后，还要扩展到整个山东地区。最终目的是建立我们整个山东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文化发展框架。”**

**十几年前，李罡还是一个人“孤军奋战”，在齐鲁大地上寻找旧石器时代的痕迹。而今，旧石器考古的队伍“已经有了十几人的规模，院（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里招收了很多专业出身的年轻人，还有很多考古技师，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像河南、河北、陕西、黑龙江……当然更离不开沂水本地文物工作者的支持”。来自辽宁的李罡，带着这群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为山东的旧石器考古工作，默默奋斗。**

**王泽冰：寻找北洋沉舰**

**2024年8月，山东博物馆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展览——甲午海战暨甲午沉舰水下考古展。这次展览展出的330余件（套）珍贵文物，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的最新成果。从舰船武器弹药到船员木制名牌，再到镀银铜勺等生活用品，展览让观众更真切直观地了解130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中日海战，了解中国近代史上最广为人知的那支海军舰队。**

**202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30周年，恰好也是甲午沉舰系列水下考古工作开展十周年，而在威海刘公岛海域开始的以定远、靖远、来远为主要对象的水下考古工作也已经进入第7个年头。对于全程参与并主持威海湾甲午沉舰项目的王泽冰来说，这十年是一步步走近甲午海战历史原貌的十年，更是山东水下考古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十年。**

**沉没的北洋水师**

**威海刘公岛，北洋水师的大本营，却也是悲情地。1894年，旗舰定远舰在威海卫沉没，也标志着整个北洋水师的落幕。在之后1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曾无数次用文学、影视等艺术形式，追忆这场关乎中国命运的战斗，追思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但定远及它麾下的战舰却一直静卧在海底，等待后人去发现、去唤醒。**

**“2017年，威海湾甲午沉舰水下考古项目正式启动。”那之前，在国家文物局的主导下，王泽冰一直在辽宁黄海北部海域，参与甲午沉舰的系列水下考古工作。“我们接受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的委托，对威海湾内沉没的甲午战舰的线索进行了系统梳理。通过物探团队的深水探摸，确定了十几处点位。”“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北洋水师的旗舰定远舰。”在王泽冰看来，那不仅是考古工作的需要，更是一种深埋在每个人心底的民族情怀。2018年，定远舰的位置被基本确定。2019年，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威海湾一号沉舰水下考古项目。“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弹药、舰船的通风圆管等文物。当然最重要的是定远舰的铁甲。”定远舰，全称应为定远级铁甲舰，厚重的防护铁甲是它最重要的标志之一。2020年9月17日，威海湾刘公岛昔日北洋海军基地东侧海面，在广州打捞局的协助下，经过10多个小时的清淤、穿缆、起吊等环节，王泽冰带领的水下考古团队成功将定远舰上一块重达18.7吨的铁甲起吊出水。**

**“铁甲长2.8米、宽2.6米、厚30多厘米。与历史文献记载误差不超过2厘米。”1894年定远舰沉没后，日军曾对其进行了切割、拆装并将大多数部件运回其本土。“之前我们国内一直没有定远舰的文物，这次出水的装甲板，应该是国内唯一的一块。”王泽冰表示，“我们不遗余力把它提取上来，就是想把它展示出来，让大家亲眼见证定远舰曾经的辉煌与宏伟。”定远舰铁甲与大量文物的出水，给了考古队更多的信心，很快，靖远、来远两舰相继被发现，并带给他们更多的惊喜。**

**水下的历史迷踪**

**受限于客观环境及技术等因素，水下考古往往面临更多的困难。“水下考古与陆地田野考古的理论方法是相通的，但在技术方法上有其独特性。”王泽冰表示，“水流、水深、能见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很大，首先在投入成本上就远高于陆地上的田野考古。”**

**但浑浊的海水、幽暗的海底环境和多变的海流都没能削弱考古队的热情。2021年，两箱完整的37毫米口径哈乞开斯炮弹被发现，其口径与北洋水师靖远舰所配火炮的口径一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发现了大量的电拉火，当时北洋水师只有靖远舰和经远舰配备了电激发的炮弹。配合依据日军资料图片等推断出的靖远舰沉没位置信息，虽然没有发现文字性的信息，但我们仍然可以断定那就是靖远舰。”**

**铭文对于文物“身份”判断的重要性不可替代，而这一在定远和靖远两舰发掘过程中留存的遗憾，终于在来远舰身上得到弥补。“在来远舰上，有一位一等水手叫张长发，一位三等水手叫于盛元。”水下发掘出的两块刻有舰名、水手等级和姓名的名牌，让王泽冰可以极其准确地说出上述信息。开展威海湾水下考古调查项目前期，考古人员对湾内各沉舰保存现状进行初步评估时，一度认为翻沉的来远舰战后遭日本“扶正”拆解，沉没区域很可能无任何船体、遗物残留。但考古人员对各沉舰沉没海域进行海洋磁法物探扫测时，竟在来远舰沉没区域发现明显磁异常。最终，他们收获了名牌这种最确凿的证据。来远舰也是王泽冰与水下考古队在威海湾寻找的最后一艘甲午海战主力舰，“唯一的遗憾是，我们还不知道当时外出求援的鱼雷艇沉没在了哪里。”王泽冰表示，来远舰也成为十年甲午沉舰水下考古调查项目的收官之作。**

**飞跃的水下考古**

**与陆地田野考古相比，中国水下考古的起步要晚得多。20世纪80年代，中国水下考古工作正式起步。2009年，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也是在那一年，国家文物局举办“全国第五期水下考古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王泽冰成为22名学员中的一员，他也是山东第二批参加水下考古培训的技术人员。**

**从广东到福建，从海南到天津再到辽宁，在国家文物局的统筹下，王泽冰先后参加海上丝绸之路、甲午沉舰黄海北部区域等水下考古工作。2015年，山东在国内率先成立省级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王泽冰成为负责业务的副主任。2017年，他终于可以在家乡开启甲午沉舰的水下考古工作。“现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参加过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专业技术培训的工作人员已经有8人。”王泽冰表示，山东水下考古的力量在不断壮大。**

**随着威海湾甲午沉舰项目告一段落，“下一步我们将对已发现的遗产点划定保护区。”2022年1月，山东首次公布水下文物保护区，“威海湾一号沉舰遗址”在列，山东也继广东之后成为全国第二个公布水下文物保护区的省份。“大量的物件还在海底，水文环境对文物的影响需要我们长期关注。未来如何进行水下环境的检测，文物保护范围的标识如何符合海洋、海事部门的规定都需要我们去摸索。”王泽冰表示，“水下考古工作的核心是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原址保护是首要的!未来我们还会将原址展示提上日程。”在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有一处面积约130平方米的展厅，这里有水下考古所用的先进设备——多波束测深仪、旁侧声呐仪、海洋磁力仪、水下机器人、水下照相机,以及专业穿戴等水下考古设备、装备等等。“潜水是水下考古工作人员最基本的技能”，而借助这些新的科技设备和工具，王泽冰与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也将在中国水下考古领域书写新的时代故事。**